

卷三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三
 內容分類 子-儒家-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之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一主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公賞罰之施

臯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五等之天討有

罪五刑五用哉五刑五等之刑政事懋勉也哉懋勉也哉

蔡沈曰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

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

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

者也



臣按先儒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
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全是衷者為德是不失
天之所賦也故天命之君必體福善之天制五
等之服以彰其德矣是衷者為罪是失天之所
賦也故天討之君必體禍淫之天用五等之刑
以威其罪爵賞刑罰乃政事之大者當勉勉而
不可怠也由是以觀則知人君之爵賞刑罰皆
承天以從事非我有之得私也後世人主不知
出此徃徃以己心之喜怒私意之好惡輒加賞
罰於人則失天命天討之旨矣

商頌殷武篇曰天命降監也視下民有嚴也威不僭也

差也不濫刑之過也不敢怠違也命于下國封也大建厥福

朱熹曰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

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違則天

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

興也

臣按先儒謂此章言商高宗所以致中興之道

曰天雖高而實下其監視甚可畏也民雖卑而

天實以為視聽其威嚴不可忽也惟高宗上畏

天下敬民而見於刑賞者未嘗有僭濫之失存

於中心者不敢有怠違之意故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由是觀之則人君之刑賞非一已之刑賞乃上天之刑賞非上天之刑賞乃民心之刑賞也是故賞一人也必衆心之所同喜刑一人也必衆心之所同怒民心之所同即天意之所在也如或不然拂民心而逆天意如紂之任惡來飛廉殺王子比干則天命去之矣尚何福之有哉

周禮天官大宰以八則法治都王子弟食邑鄙公卿食邑其七曰刑刑以懲惡賞賞以勸善以馭其威明其刑賞以示勸懲

劉彝曰刑以誅惡賞以勸善其威柄皆出於朝

以八柄起所事者節以詔告也王馭凡言馭者驅群臣一曰

爵謂內則公卿大夫士外則公侯伯子男以馭其貴有爵則貴二曰祿祿士

俸以馭其富三曰予予之財以馭其幸出於賜四曰置置之

位於以馭其行賢謂有行五曰生生猶養也以馭其福福及六曰

奪臣有罪而奪之以馭其貧奪其所有七曰廢放之於遠以馭其罪八

曰誅謂以言責讓之以馭其過謂有過失

林椅曰必言詔王者賞罰誅廢非臣下所得專也

蓋八柄之重所以定群臣之邪正一予奪之間又

將以服天下之心而定夫君子小人消長之勢也

此非人君曉然自有見於中則馭臣之柄吾未見其可又曰爵祿者厲世磨鈍之具也古人制爵必以德制祿必以功所以抑夫人僥求倖得之心而作其進德興功之志固不容以濫受也今八柄爵祿之外又有予以馭其幸豈人主或得以行其私恩而啓人之幸心耶大抵有所謂當然之報有所謂特厚之恩當然之報人以為宜得而或視以為常而無激昂自奮之意故於人之有超異者施之以特厚之恩所以鼓舞之使之奔走於事功也此則八柄予以馭幸之深意

序終則令百官府

編教百官之府

各正其治

各使之自

受其

功其德之事

王而廢之

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聽其所致以

而詔王廢置

告

臣

按人君為治之大柄曰慶賞刑罰而已周禮

大宰以八則治都鄙既有曰刑賞以馭其威矣

而又有八柄詔王以馭群臣內史所所掌之法

以詔治者亦同焉所謂爵賞予置生五者賞之

類也奪廢誅三者罰之類也是八者之柄皆掌

之天官天官者象天所立也天有春生秋殺然

後以成天之道若有慶賞刑罰然後以成君之

後以成天之道若有慶賞刑罰然後以成君之

後以成天之道若有慶賞刑罰然後以成君之

後以成天之道若有慶賞刑罰然後以成君之

後以成天之道若有慶賞刑罰然後以成君之

後以成天之道若有慶賞刑罰然後以成君之

後以成天之道若有慶賞刑罰然後以成君之

後以成天之道若有慶賞刑罰然後以成君之

後以成天之道若有慶賞刑罰然後以成君之

道人君持其柄於上以馭乎下大臣計其治於下以輔乎上則綱紀立而主威不至於下移誅賞行而人心不敢以懈怠人君君國馭衆之大權誠莫有先於此者矣

禮記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臣按爵人於朝所以勸君子士之所共樂也故於朝朝者君子之所會也刑人於市所以懲小人衆之所共惡也故於市市者衆人之所聚也以此見人君之刑賞非一人喜怒之私乃衆人好惡之公焉後世人主往往賜人爵位乃自內

降而出不欲其公庭顯謝人臣有罪或至加以鴆毒惟恐外聞此皆非天命天討之至公也

春秋左傳

襄公二十六年

蔡聲子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

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臣按刑賞貴乎得中固不可以僭濫也所謂寧

僭無濫與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意

同

昭公五年周倭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臣按此言人君賞罰當合天下之公論不可徇

一己之私心

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

朱熹曰。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蔽於私也。至於國人。人則其論益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然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臣按人君用舍人才。而加以賞罰。固不可不參之於衆。既參於衆。尤不可不察之於獨也。參之於衆也。詳而察之於獨也。審則用舍刑賞。皆得其當矣。而或不然。聽一人之言。遽以為賢否。而用舍之。甚而加刑賞焉。不復參詳致察。此朱熹

所謂名曰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也歟
通鑑齊威王召郎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郎墨也
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郎墨田野關人民給官無留
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
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
阿田野不關人民貧餒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
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
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群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
齊國大治疆於天下

臣按齊威王之於阿大夫也非惟烹之而又及

於左右之嘗譽者其於郎墨大夫也非惟封之
而又及於左右之嘗毀者若威王者可謂能操
賞罰之權而不為左右所惑者矣後世人主不
知出此徃徃溺於左右之偏私輕信其言不復
致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
為賢者多矣幸而覺悟又或置而不復詰問世
之小人所以徃徃得志而賢人君子恒有擯棄
沈鬱之患者此也其視威王不亦可慨也哉

漢高祖以項籍將季布數窘辱之籍滅購求布急滕
公言於上以為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窘

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克哉丁公乃還至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人臣無倣丁公也

司馬光曰高祖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海內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豈不深且遠哉

臣按高帝之斬丁公赦季布封雍齒是皆有公天下之意百世帝王所當法者也

宣帝厲精為治信賞必罰見於詔令者有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

臣按唐虞之世舉十六相去四凶大功二十為天子是帝王之所以致雍熙泰和之治亦不能外刑賞以為治也誠有如宣帝詔書之所云者矣然是詔也乃為膠東相王成勞來不倦流民自占八百餘口賜之以關內侯爵而下抑孰知

其所賞者乃偽增戶口者邪不特此也趙蓋韓
揚之不得其死弘恭石顯之委任非人所謂屬
精為治信賞必罰亦虛言爾

唐太宗嘗謂房玄齡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
竭心盡力以脩職業

臣按太宗此言可謂得馭臣之道矣觀其斥封
德彞以明天下之義用魏徵而忘平日之讎裴
寂貨賂公行雖故舊亦行貶斥蕭瑀劾李靖之
過乃錄其功而賞之刑賞如是則臣下孰敢不
竭心盡力以脩職業哉然以讖言而誅李君

以譖言而殺劉洎以外戚而封長孫無忌以愛
賂而賜長孫順德則又不能盡出於公也惜哉

宋朱熹曰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
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
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
所謂天下之達道者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
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
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至其平
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
物育雖以天下之太而不外乎吾心造化之中也

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亦不能無少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

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

臣按朱熹此言推本之論

以上公賞罰之施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謹號令之頒

易姤卦大象曰天下有風姤也遇后也人君以施命誥四方

程頤曰風行天下無所不周為君后者觀其周徧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

臣按昔人有言。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風自天而下。無物不遇。而君之命令。實似之。人君尊居九重。與下民本無相遇之理。惟王言一布。則萬民爭先快覩。莫不鼓舞於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由是觀之。人君命令之頒。所以布君之德。感民之心。其機括之大。轉移之妙。有如此者。可不謹哉。巽之彖曰。重巽以申命。

程頤曰。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順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之象也。君子體重巽之義。以申復其命令。申重復也。丁寧之謂也。

臣按巽之卦象。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於肌膚。浹於骨髓。亦如風之動物也。人君體巽之象。順人心以行事。重復而丁寧之。必須上下皆以為順。而不拂逆人心。然後行之。則德之入人也深。而澤之及人也厚矣。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程頤曰。兩風相重。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

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臣按先儒謂巽為風，而風者所以發揚天之號令。風隨風而不逆，此重巽之象也。在上之君子，體隨風之巽，出而發號施令，凡事必申復詳審，一再命之，然後見之行事。則四方風動，順而易入。申命者，所以致其戒於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踐其言於申命之後。由是觀之，人君詔令之出，不可不詳審於未頒之前，尤不可不踐行於

既頒之後。審之於前不可行者，則不言也。踐之於後，既言之矣，則不可不行也。後世之詔，惟其失於詳審，輕為條款，故既行之後，往往杌隉齟齬，有所牽制妨礙而不可行焉。此其詔令所以不見信於臣民，有所頒布，人牽以虛言視之，國家猝有急切之事，因之而失機敗事者多矣。

渙九五。渙汗其大號。

程頤曰：君臣合德，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洽渙。唯在浹洽於人心，則順從也。當使號令洽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浹於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

天下之渙

朱熹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則可以濟渙而無咎矣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

又曰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教而汗之出千毛百竅中迸散出來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亦有人身之汗出乎中而決于四體也

臣按人君當人心渙散之時而欲收之非有大號令不可也故當渙之時必有號令之頒如身

之出汗無處而不決洽然後可以免咎也觀唐

德宗奉天宋高宗中興二詔可驗矣

書多方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呂祖謙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徧告四方者何也殷

奄即淮夷屢叛驅弱耆廣今雖平殄譬諸餘邪遺

疾猶或在肺腑間恐或有時而發也故渙發大號歷叙天命之公前代之事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方咸與聞之大破群疑深絕亂根蓋本於是兵寢刑措者四十餘年其亦訓誥之助歟

臣按後世人臣代傳王言。蓋本諸此。國家不幸而有刑討征誅之事。在可否之間。涉形似之疑者。必須明白詳悉。頒布天下。使人心曉。然知吾意嚮之所在。因其情而定其罪。隨其罪而加以刑。蓋有不得已焉者。如此。則群疑釋而人心服。亂根永絕。而國是明著矣。

周官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蔡沈曰。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遏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遏。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臣按。令之大者。固出於君。而百司度府下其教條於其屬。亦令也。故成王既訓迪百官。而又合其尊卑大小。而同訓之焉。夫朝廷之政。由上而行之於下。由內而行之於外。必假命令以達之。於其未出之前。必須謹審詳度。知其必可行而無弊。然後出之。既出之後。必欲其通行而無礙。不至於壅塞而反逆可也。然其所出之令。一惟以公理而滅私情。然後可行而不反。苟或私勝。

而公微則將反逆而不可行矣又何以使民咸
敬信而懷服也哉

詩大雅抑之篇曰訇大謨也定命號令也遠猶圖也辰時也
告

朱熹曰訇謨大謀也。大謀謂不為一身之謀而有
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遠謀謂不為一時
之計而為長久之規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

臣按人君欲示訓於四方也必廣大其謀謨不
為一身而必為天下無終窮之慮審定其號令
不敢輕易而必為一定不可易之制於是乎長

慮却顧深思遠圖稽其所終所蔽益之損之與
時宜之必可為久遠之規然後以時而播告之
焉如此則夫號令之頒圖惟之事永永無弊施
之於一時者可以為法於百世矣後世世主淺
謀輕舉容易發為號令可言而不可行者多矣
縱有可行亦惟可用於一時不可詒之於久遠
於是朝更夕改民不知所遵守是以號令之頒
民視之以為泛常一旦遇夫倉卒之變有所補
禩救急而下人不知其所以而徃徃至於不可
救藥吁可不謹哉

春秋穀梁傳曰為天下王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臣按君代天出命者也。臣代君行命者也。君出命固不可違天之道。臣行命亦不可侵君之事。苟臣侵君之事則君失其命矣。君失其命則不足以繼天。而君非君也。臣侵君命則不知以事君。而臣非臣矣。人君繼天以出治。恒必兢兢業業。敬以存心。明以燭理。剛以制欲。則臣下知所

稟畏而不敢侵吾之事。而吾所以繼天道而主天下者。其威命不至旁落而下移矣。

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臣按王者之言。其在中也。惟細如絲而已。及其出也。乃如宛轉繩之大焉。其初出也。僅大如綸而已。及其出而益遠也。乃如引棺之大索焉。所以然者。良以人君居九重之上。為萬方之主。一言一話。在人君雖若甚微者。及其施之於外。天下之人仰之如日星之明。畏之如雷霆之震。去之愈遠而見之愈大焉。然則人君號令之頒。其

可以不謹哉

漢賈山言於文帝曰臣聞山東吏布誥令民雖老羸瘠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

臣按司馬遷作史記於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而他紀則不然蓋以見文帝之詔皆出於帝之實意也上以實感故下以實應一見其詔書之下欣欣然相率以聽意必其責有此實惠然後為此實言也後世詔書之下率出於詞臣之視草有司之議擬皆按故事而舉之未必皆出自上心也是以有其言無其事有其事無其效許

人以直言不加罪而罪之愈甚許民以負不復徵而徵之如故是故上之言不信於民民之心不孚於上此德化之成所以有歎於文帝與光武時天下已定務用安靜以手迹賜萬國者一劄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天下

唐陸贄從德宗幸奉天嘗奏曰今乘輿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德宗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驕將悍卒莫不揮涕激發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

臣按感人之易者莫易於言。故人君一言之善，雖於深宮之中，九重之上，四海之遠，莫不應之。况以德音之宣布，詔令之頒行於郡國者哉。夫上有由中之誠，下必有感孚之效，不徒然也。觀光武勤約之風行於天下，德宗引過之詔，感夫士卒可見矣。人君誠能誠實其心，審定其命，擇視草之臣，守渙汗之信，則雖蠢愚之夫，驕悍之卒，桀驁之虜，亦無不感動者。而况愚直之民，循良之吏乎。

唐太宗謂侍臣曰：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蓋言盡生周易稱渙汗其大號，施令若汗出於體，一出而不復也。又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且漢祖日不假給，蕭何起於小吏，制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義，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

臣按太宗此言，則凡號令之頒，不但詔告天下而已。凡夫一事之施，一令之布，皆不可輕出，必委曲審定，以為久遠之規焉。

宋劉安世言于其君語曰：臣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持在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世之盛衰，而先察

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
惟其慮之既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
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
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
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謹重之意也今朝廷命令
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
而夕改亦有前詔未頒後令蠲除者吏不知所守民
不知所從求其弊原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
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
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而

遽為之紛更也方平安無事之時輕慢多變之如比
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深鑒前古之戒
謹為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
大臣公心協謀博詢利病廣攬詳擇務當義理更其
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襲故
廢幾政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至反汗

臣按安世斯言切中古今之弊有至於天下國
家者其於命令之願要當以為鑒戒

范成大曰人君所以為國者恃其命令足以鼓舞群
下而已命令重則其正舉命令輕則其事壞人臣敬

君之命如雷霆之不敢侮蓋以吾君之所以為國者在焉故曲禮序尊敬君命之說為尤詳人君深居九重之中而化萬里之外命令所至奔走奉其震動如此是以聖王兢兢業業不敢忽於出令審之而勿輕發守之而勿輕變使天下致敬而取則觀聽不惑而後治功可成也

臣按范成大此言所以解曲禮曰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也曲禮之言為臣而發范氏之言為君而發臣必敬君命之施君必謹已命之發命之發也不輕禮之敬也不忽古之帝王所以言不妄發發而人必信之事不妄舉舉而人必從之此其治功之成所以易易也
以上謹號令之頒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